

新浪潮前奏曲

陈继光

新世纪的涛声从远方传来
你能捕捉到——

天边外的一丝微音吗
拍天的洪峰卷起千堆雪
你能采撷下——

波涛中的一朵浪花吗

Xinlangchao Qian zou qu



新浪潮前奏曲

陈继光

新浪潮前奏曲

陈继光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70,600 印张：13.5 印数：1—12,000

书号：10455·182 定价：3.00元

新书目：86—16

一个艺术上的“旋转的世界”

——评陈继光的系列小说

《新浪潮前奏曲》

鲍 昌

我曾同不止一个出身于工人的作家交往过,从总体上说,他们有一种豪迈的气概。今年四十七岁的上海作家陈继光,也许更加豪迈一些。还从一九五六年起,他就在上海铁路局担任火车司机了。他习惯于而且喜欢生活的快速运动,驾驶的火车,经常在三秒钟内冲刺一百多米。多么令人吃惊的速度!

于是,从生活和工作中体验到的速度、力度、强度,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。陈继光从事业余创作的时间很早,还在一九五八年,他就开始发表作品。迄今为止,他已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二百万字。但我想不客气地指出,他的早期作品,没有摆脱掉五十年代“工厂文艺”的模式,因而影响并不大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同许多作家一样,保持了必要的沉默。然而,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陈继光的作品却焕发出新的思想光彩,形象一些说,是给人们勾勒出一个艺术上的“旋转的世界”。

文学作品的思想光彩,来源于生活客体和作家主体中蕴含的思想光彩。陈继光原来的文化程度并不高,没有上过大学。但是,他拥有焕发思想光彩的两个重要条件:勤奋,还

有敏锐。

我同陈继光有过几次深入的谈话，发现他读书甚多兴趣很广。据我所知，他还撰写了关于杜甫与辛弃疾的论著，他在研究杜甫的诗中，用了多少形容词来描写雨；辛弃疾的词中，又在多少处刻绘了山，诸如此类。他参考的文献有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，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，及《钱注杜诗》，《杜诗镜诠》等等。他还读过《资治通鉴》和二十四史中的二十部史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火车司机，原来是中国古代文史的耽迷者。

但陈继光决非泥古之人，他更乐于去猎取新的知识。下面是他自己为自己的作证：“我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，就又注意阅读科技与经营管理方面的著作，如电子计算机、工程力学、系统工程学、遗传学、海洋生物学以及天文、交通、航天等方面的科技著作。”这肯定是事实，因为在陈继光的小说里，确实从文字上到观念上，都涵容有当前国际社会的“大趋势”和新技术革命的信息。

我说的陈继光艺术上的“旋转的世界”就这样出现了。最初，也许他并没有想把作品组成一个系列。但从一九八四年四月起，他有了个《新浪潮前奏曲》的庞大的计划。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，他将用一系列的作品来反映一种“新浪潮”。什么“新浪潮”呢？显然是当前以全球规模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。新技术革命是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技术革命。按照西方人的解释，现在的工业社会将过渡到信息社会。信息，将成为全社会的战略资源，用以代替工业社会的战略资源——资本。人们正在加强自己的脑力，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。

这种新的变化征象，已经日益明显地和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观念中显现出来了。

大家知道，我国自从对内搞活经济、对外实行开放以后，社会生活的脉搏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风靡世界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。于是，当今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、政治体制、家庭生活、人际关系以及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、思维模式、伦理道德、价值观念，都在不知不觉之间产生了变化。我认为，从八十年代兴起的中国新时期的全方位、多样化文学，已经有大量作品触及了这一变化的或一侧面。但应指出，象陈继光这样把技术革命新浪潮列为自己创作的母题，那还是罕见的。

陈继光向我介绍说，他在前几年就萌生了要创作《新浪潮前奏曲》的想法。全书共包括《旋转的世界》、《两颗行星》、《渤海湾的新浪潮》、《红叶啊，红叶》、《向着生活微笑》、《多极的世界》、《心灵的磁场》、《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》、《地球的一角》、《车走雷声》等十篇小说，共有三十万字。这一组小说，旨在反映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的人们在变化中的思索、矛盾、震动和变化。它们仅仅是“前奏曲”，在此以后，作者还将创作更多的同一主题的系列小说，有短篇、中篇，可能还有长篇，总题为《地上的银河系》。不能不认为，作者是雄心勃勃的。他想把新浪潮中“人—社会—历史”的艺术画幅，象银河系那样璀璨地展开。现在这一组《新浪潮前奏曲》，已经显露出颇是磅礴的气势来了。

充作“排头兵”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旋转的世界》，读者们是不陌生的。它的主题，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细胞单位的

家庭如何走向现代化。小说描写的家庭有四个成员：父亲龙乾坤是火车司机，母亲黄春秋是农场饲养员，儿子龙星云是民航大型客机驾驶员，儿媳夏慧华是个翻译。四个人素养不同，秉性各异，两代人之间似乎也有点“代沟”，因此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出现了矛盾，那就是衣（西装的风波）、食（餐厅的沉思）、住（电气化的幽灵）、行（云端的路）四个章节的戏剧性内容。故事集中在三分钟内，父亲驾驶着特快列车，车上有陪同外宾的儿媳；而儿子驾驶的波音707客机上，载着空中旅游的母亲。在火车与飞机同时高速行进中，展现出中国奔向现代化的图景。故事结尾时，飞机与火车处在天上地下的交叉切点上。于是，宏观与微观，过去与现在，也可以说空间与时间，凝集成一个“旋转的世界”。

在一篇创作经验谈里，陈继光说这篇小说的构思来自他的生活实感。他写道：“我原是个火车司机，在铁道战线上已经战斗了二十余年。当我驾驶列车奔驰在京沪线上，我经常在苏州附近与空中的客机在一秒之间，天上与地下处于一个切点，这个印象已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。”小说正是这样处理的。由此可见，不是某种神秘的灵感，而是生活的启迪，使《旋转的世界》这篇小说有了新意。一九八三年，它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是很自然的。

中篇小说《红叶啊，红叶》是一九八四年四月写的，小说中有个主题歌似的诗句：“繁霜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山枫叶丹。”这是对一个公而忘私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徐欢的写照。当然，也是对大胆为徐欢落实了政策的工程局长楚汉春的写照。在他俩的崇高品格映衬下，充分揭露了嫉贤妒能的工程处长

莫文彬的嘴脸。他们之间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冲突，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。但我认为，小说完成了一个哲理性的总体象征，即是开慢车的人，占据了开快车的人的位置。若想把开慢车的人调开，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结尾处尽管有悲剧性的氛围，但新的浪潮却在山谷间鸣响了。

《向着生活微笑》也是个中篇小说，主题是在塑造当代新人的形象。这种当代新人，植根于历史而又能超越历史，向往着未来却又执着于现在；他兼备着“青年人的活力与精力，中年人的成熟与老练”；还是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“巧妙的结合”。他是个站在当代基准上与世界对话的人，正因如此，他具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来向着生活微笑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《大趋势》一书中说：“我们必须向未来学习，正如从前向过去学习一样。”本篇小说的主人公钱江潮，以其带有典型意味的形象，回答了奈斯比特的呼吁。因此，这篇小说是《新浪潮前奏曲》中一阙重要的乐章，乐章的标题应当叫作“人的现代化”。

《心灵的磁场》是《新浪潮前奏曲》的又一阙乐章，演奏的却是“电子音乐”。电子计算机工程师舒心波和现代型的姑娘康乃馨，两人在“心灵的磁场”中既有相互间的引力，又有一定的斥力。原因是在于，电子计算机侵入了生活，舒心波几乎变成了“500型号的机器人”。康乃馨恰好相反，美丽得象朵石竹花，迷恋于生活和爱情。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：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，生活中的诗意就越少。舒心波与康乃馨的矛盾，本质上正是文明与诗意的矛盾。在《新浪潮前奏曲》中，它构成一个特殊意义的主题。

小说《多极的世界》正象它的题目那样，是在表现整个世界的多极性。大到浩渺的宇宙，小到一个人的个性，其运动变化和发展，全不是单元的、线性的因果关系，而象是一个多元（多极）多次方程式组。多极的本义，不仅是指事物的内在矛盾有许多个侧面，而且是把从过去到将来的文化发展，看成是不可割断的历史之流。《多极的世界》在《新浪潮前奏曲》中，揭示了一条特殊的哲理，它好象是《第三次浪潮》、《大趋势》等书关于“多元发展观”的艺术注脚。

《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》是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作品，在艺术上要比前述的作品更成熟些。主人公是个年轻的火车司机马多拉，他在短促一天中的杂错的心理活动，构成了小说的全部情节。他有高兴，也有烦恼，更有心灵上的困惑和发现。可以认为，小说是当代青年心灵辩证法的一页演绎。作者把宏观的扫描与微观的谛视相结合，透过一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冲荡，播散出时代新浪潮的声息。“明天，明天，他将要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新认识，对这个大上海的新认识，登上他熟悉而又亲密的火车头。”——小说结尾处这一段话，印证了我们上述的判断。

有了上述一些作品，陈继光的系列小说确实带上了“新浪潮”的色彩。我希望人们能注意到他的这个创作意图，或者说，注意到他的这个文学的“大趋势”。文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：任何作家的作品总是他的时代的反映或折光。这正象高尔基在《论文学及其他》文中所说的，“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·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，它永远是时代、国家、阶级的事业。”陈继光创作《新浪潮前奏曲》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。

这种时代精神，不是从被动的镜子式反映中获得的；而是作者走在时代的尖端，以强化的主体意识去对时代的“超前感应”。因此，他能够把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——即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刚刚露出的端倪，涌上自己的笔端。

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。上面说过，他兼具勤奋、敏锐两种素质，因此他能够“全方位地观察生活，电子反应式地敏锐地捕捉生活”（这是他的一篇创作经验谈的题目）。《旋转的世界》里有个小标题“大地的记忆与云端的道路”，这很能概括陈继光的创作视角。实际上，这构成一个由时间与空间两个轴线交叉而成的文学参照系。《新浪潮前奏曲》里的大部分作品，都通过艺术形象体现了这样的思维框架。

也许是由这样的思维框架所决定，《新浪潮前奏曲》在形式和技巧上也有了新的特征。例如《旋转的世界》和《向着生活微笑》，时空的容量很大，时空关系错置，情节衔接上经常作大幅度的跳跃。这就加快了作品的内在节奏，同时反而缩小了各段落情节之间的距离感。节奏加快标志心理速率的加快。《旋转的世界》描写的是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、火车同时并进的旅程。小说中引用了一个有趣的数字：“从上海到北京，行程一千四百公里。据古书记载，人走：一百天；船行：六十五天；骑马：三十日。而如今，火车：十九小时十九分钟（特快列车）；飞机：一小时四十五分钟。”因此，陈继光说的“天上与地下处于一个切点”的时间是极短暂的，只有一秒。天上与地下的巨大速度差，才是绝对的。陈继光既然着意要表现我们时代前进的速率，那么，他采取天上地下时空跳跃的

描写手法，那就是必然的了。

新技术革命把工业社会变成了信息社会，信息量与日俱增，达到“信息爆炸”的程度。这种情况，不能不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影响。信息论美学的原理之一是：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思想——艺术信息的汇集。现代化作品应当在最经济的篇幅内，传达出最多的思想——艺术信息。陈继光的《旋转的世界》等几篇小说就给我们以这样的印象：同其他人的小说相比，他的小说的思想——艺术信息是比较密集的，也是比较多样的。手法上描写、象征、哲理、抒情……熔于一炉，挥洒自如。形式上杂糅有散文、杂文、政论、报告文学、电影文学的特色，交叠出现，宛如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木马。我说的陈继光艺术上的“旋转的世界”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当然，陈继光在《新浪潮前奏曲》里进行的探索，还是初步的、不尽成熟的。首先，这一组小说的题材还不够广泛，大多数篇什还是在描写他一向熟悉的铁路职工的生活。他还没有做到向更宽广的生活领域扫描，把全社会的“众生相”摄入自己的广角镜。然而，只有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探入，才能在大尺度的荧屏上，映出“旋转的世界”的艺术投影。其次，作者在一篇小说里交错地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时，有时不大自然顺畅，就好象是剪接得比较粗疏的电影蒙太奇，使人感到生涩而突兀。尤其在进行哲理化议论时，或援引些科学知识、统计数字时，更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。这牵涉到语言文字的驾驭和风格的统一多样的问题。陈继光曾与我谈过，他最近写的几篇小说，几乎每一篇都试用一种新的表现手法，创造一种新的风格。考察他的《旋转的世

界》、《向着生活微笑》、《心灵的磁场》、《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》等等小说，确乎是这样做的。但我多少感觉到，他的手法、风格变化的频率未免过快，以至于影响到他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。一九六一年，茅盾在《联系实际，学习鲁迅》文中，既肯定了鲁迅的艺术意境多种多样，艺术手法“回黄转绿，掩映多姿”，另一方面，也强调指出鲁迅形成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。茅盾写道：“无论是他的小说、杂文、题词、乃至书信，一眼看去，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。这种风格，可以意会，难以言传，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说明，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，洗炼，峭拔而又幽默。”个人风格的形成，是作家成熟的标志。在这方面，我希望陈继光做些艰苦的努力。

现在，我要暂时结束对陈继光的《新浪潮前奏曲》的评述。我在最后要说的话是：陈继光正当盛年，身心健壮，有一个辉煌的创作前途。只要他能追踪时代的浪潮，他就能以其独立的创作个性，当一个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。“前途未可限量”，这是我对他的祝愿。



作者小传

陈继光，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生。浙江绍兴市诸暨枫桥人。一九五八年开始创作，二十岁吸收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。一九六五年被团中央树为“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典型”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在上海专事创作。作品以小说为主，兼写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评论、电影文学剧本和学术论文等。至今已发表二百万字的作品。出版小说、散文集多部。不少作品翻译成英文、法文、日文介绍到国外。曾获得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上海市首届文学奖。作者继《新浪潮前奏曲》后，又以《地上的银河系》为总题，撰写一组以中长篇为主的系列小说。

目 录

一个艺术上的“旋转的世界”(序言)

——评陈继光的系列小说

《新浪潮前奏曲》 鲍 昌 1

新浪潮前奏曲——

旋转的世界	1
两颗行星	32
红叶啊，红叶	42
向着生活微笑	128
多极的世界	193
心灵的磁场	209
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	257
地球的一角	318
车走雷声	334
附录	407

旋转的世界

引 言

数百只车轮敲击着钢轨，播响着人间的地鼓，火车在大地上旋转

现代化的巨型客机，昂首腾空，象一把划破天庭的飞剑，在空中旋转

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

天体的星河在宇宙间旋转

天上、人间都在旋转

人世间的真理呢？

——是个旋转的螺旋体

人的认识呢？

——螺旋式上升

于是，让我们的思维，随着主人公一起，在空中与大地上旋转……

四位主人公的特写镜头

列车呼啸着迎面开来，大地微微撼动，一刹那，车头仿佛泰山压顶般地朝你冲来……驾驶室内，一个老司机衔着烟斗，正襟端坐，他就是龙乾坤，已经当了几十年火车司机。

他已经五十四岁了，身体还相当壮健，但是，按规定，当司机的年月却是不多了。更让他不自在的是，四年前开始换车，蒸汽机车改为内燃机车。速度快了，体力劳动的强度减轻了，但缺少了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。过去驾驶蒸汽机车，大口吐着烟，大声呼着气，拔地如云地呼啸着，地动山摇地奔驰着，一步一声雷地轰鸣着，火车司机坐在奔腾的车头上，宛如骑兵指挥员，跃马挥刀，千里驰骋。如今这内燃机车的驾驶室，与轮船、飞机的驾驶室模样差不多，当然既不及万吨巨轮驾驶舱那么宽敞，也不及巨型客机驾驶舱那么现代化。能聊以自慰的是，它们都不象他在大地上奔腾，可以随时随地得到铁道两旁的人们投来的钦佩的一瞥。

让他不自在的事，确还不少。他感到不仅年龄变了，车变了，连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变了。他妻子曾给他一个“封号”：一家之主。但是，近几年来，尤其是他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，到底谁是一家之主，却实在有些说不清了。似乎生活的列车，在不知什么时刻，已经驰向了一条有些陌生的新轨道。

这时，他从胸衣口袋里，掏出一只挂表——这是一只老怀表了，每天要慢十五秒。他用惯了，也不想调换。他凝视

了一会，脸上顿然浮起一股激动的神情，探头窗外，眺望着车头上方的高空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……

在万仞高空，在波音707巨型客机驾驶舱内，坐着一位仪表堂堂的机长，他就是龙乾坤的儿子龙星云，三十四岁。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美。身材伟岸，风度潇洒。他有一种丰采，有一种力度，有一种风貌堂堂的气概。

他与新中国一起诞生，有一个幸福的童年，真诚的少年，从十七岁起，进入十年动乱时期，他也经过了先是狂热后是沉思的青年时代。二十一岁那年，他考入了航空学校，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，以后又转业到民航局。

他欣赏培根的比喻：“世界在比例上赶不上心灵那样广阔。”他赞同康德的做法：当坐上饭桌时，就津津有味地品尝美味佳肴，——做无论什么事都饶有兴味。以至，他连驾驶飞机时的动作，也讲究一种美的形象。——我们要追求的不就是一个美的世界吗？

他并不以为采用这些名人的观点，就与遵循马列主义有背——马列主义不就是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知识吗？人类的进步，难道不是与眼界的开阔成正比的吗？

现代化的交通，是开阔人们眼界的工具。此刻，连他的母亲，一个活了大半辈子从未离开出生城市的人，也乘坐在这趟班机上……

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，坐在波音707大型客机的前舱内。她那简朴的服装和极其普通的外貌，与前舱中其他的旅客形